



人在旅途

# 那个叫故乡的地方

■姜丽琴

30岁之前没有故乡的概念。那是一个海边的小城,海风里的咸腥味儿,熏得老少爷们、大姑娘小媳妇们一开口就硬邦邦地掉玉米糕子味儿。

30岁之前我一直忙着逃离。我害怕夏日的稻田里浮动的一只只蚂蚱,我害怕小路上冷不丁蹿出来的蛇,我害怕干干的手上沾着灰尘搓起来刺耳的沙沙声——我自己也不明白,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哪来那么多的害怕。我也不需要明白,我只需要逃离。

我的计谋一步步成功。我距那个贫穷的乡镇越来越远。

当我讲着标准的普通话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时,谁也不知道我来自哪里。这种感觉很好。陌生的城市用一贯的公平和淡漠迎接了我,我也

不需要它的热情,我只要有灯光闪烁的夜晚,让晚归的路途没有恐惧,我只要有喧嚣吵嚷的白天,让匆忙的步伐不显得孤单,只要有一个蜗居,有一杯热茶。

故乡终于成了一个符号,是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是河滩上破旧的老水车,是踽踽而行的夕阳中的老黄牛,是白霜下的茅草屋,是纵横交错的田间小垄。

我以为,这些符号会如陈年纸上的圆珠笔迹,渐渐模糊,渐渐淡去,最终留下浅浅的影子。

可是,随着岁月在脸上刻下第一道年轮,随着第一根白发占据头顶,故乡却越来越清晰。

也许是夏日摔的那个跟头。城市的水泥路被那么多钢筋铁甲的汽车碾过,滚烫却坚硬,城市

的淡漠在这时化作了锐利的棱角,简简单单就刺痛了我,疼痛在瞬间直达心脏。

故乡在一瞬间呼啸而来。我怀念故乡的泥土。柔软的细腻的多情的泥土,永远用滴得出水来的慈悲爱抚着每一棵豆苗,每一株小草,每一个脚丫。

童年的我摔过无数个跟头,却从来没有疼痛的记忆,故乡的泥土会惯着人,由着你撒野,由着你傻气,闭着眼走路,也不会鼻青脸肿。

故乡的泥土春天渗着花香,夏季埋着西瓜,秋季托着稻穗,冬天能挖出小泥鳅来!

故乡的泥土生机勃勃!

一闭眼,我就会嗅到春天浸润着

花香的腥甜,在鼻尖缭绕;一闭眼,我就会看到秋天小路上翻滚飞舞的蒲公英,飘飘荡荡,去了远方;一闭眼,那个远隔千里的故乡恍若面前……

故乡,终于成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飞速驰去的岁月列车上,根根白发是故乡牵系着我的丝线,越来越多,无可挣脱。

## 走进风景

■沁馨

厨房的窗外是一片农田,我可以时时欣赏到难得的田园风光。春天,麦苗青青;夏天,麦浪起伏;秋天,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“突突突”地收割;最美的是隆冬,若是下一场大雪,一夜过去,田野里铺上一床超大超厚超阔的白色的棉被,煞是壮观。小动物们是这里天然的主人,飞跃而起的山雀,打滚撒欢的野狗,还有田边草从里鬼祟祟的野鸡,把这里装点得生机勃勃。

终于,我不再满足于隔着玻璃窗看风景,决定下楼走到风景里面去。

小区的西面是一条很少走人的水泥小路,走不多远,大片的绿意就在眼前。先生在前面走,我亦步亦趋地跟着。刚刚浇了粪的菜地里散发出一阵阵秽臭,哦,好真实的乡野!我们一直向前走,走到了田地中间的土埂上。金灿灿的油菜花在身边摇曳,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,很大,却不凛冽,毕竟是春天了。站在田埂上,放眼四方,天地是如此阔大,没有什么阻挡我们的视线,感觉自己渺小得像天地间的一棵小草。往家的方向眺望,能远远看见自家厨房那扇模糊的窗子。于是想起那句熟悉的诗: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这一刻,仿佛一下子从庸碌平常的生活里跳了出来,看到了另一个在庸碌平常里生活着的自己。

站在旷野里,一时没有了方向。我掏出手机来,打电话给女儿,叫她快从书房出来,站到厨房看我们。我觉得这一定很有意思,以前看的是陌生人的风景,但今天女儿看到的风景里有她熟悉的老爸老妈。电话接通了,我们向着自家的窗子挥手,小家伙已然看见了我们,她兴奋地在电话里叫道:“看到你们了!”

回来时,太阳已经升得很高,我们浑身走得暖洋洋的。一边走,我一边想,回,我若再站在窗边,看那片熟悉的风景,一定很欣慰和欢喜,因为在那片真实的风景里,曾经走过真实的我们。



栖霞塔

## 古槐树

■吴毓祥

一位名不经传的书生  
一场白日梦  
无须十年寒窗  
无须日出而作  
只要在门前栽种的树影下  
安然躺卧  
功名利禄  
荣华富贵  
便如一池春水  
纷至沓来

一个同样名不经传的树木  
一个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树种  
不经意间  
跻身于古树名木的行列中  
只为见证着这个梦  
这位书生的白日梦

往事越千年  
岁月的霜风剑雨  
早已掏空了您伟岸的躯干  
只留下形容枯槁的皮囊  
在苦苦地支撑着  
支撑着  
冷眼旁观  
那位成就您华丽转身的  
一代又一代书生的子孙  
徘徊在您的面前  
继续着那温馨无比的梦境

## 诗歌一角

## 花开有声

■柳永建

走在春天的路上  
我用心谛听  
花开的声音  
多少思想的灵光  
在这变幻无穷的天籁里  
粲然绽放

越来越深的绿  
迅速融入农事  
深入乡俗  
扑面的轻风  
应和着大地的心跳  
桃树下走来的少女  
是那幅画中的风景么

花开有声  
落在明眸的波光里  
永不老去  
生命过往的芬芳  
在褪色的乡音里  
让人心生感恩



## 花香景语

## 里下河花海

■周荣池

村庄被水网分割成若干板块,菜花用绚烂铺陈的金黄将这些板块装点成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章节。可以说,油菜是村庄里最诗意的庄稼。

油菜和冬麦一样经霜越冬而来,阳春的风一暖和起来,它们就在春雨里拔节疯长。刘禹锡说:“百亩庭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”在我们家乡,油菜也有土著与外来之分。土著油菜开花前可作菜蔬,外来的油菜味苦,只能等成熟了收籽榨油。油菜的菜薹鲜嫩味美,母亲将它们摘下来,切成小段和陈年的咸肉一起烧,最后油腻的肥肉无人问津,那菜薹被抢食一空。菜薹生长极快,隔日便又蹿长出来,很是喜人。

待到花期

一来,菜薹便老而无味;可那漫天金黄的油菜花却更是喜人,虽不能食,却给丰收预设了一幅振奋人心的画卷。花海把村庄的春天装扮得令人心醉,温庭筠说的“沃田桑景晚,平野菜花春”,就是这种景致吧。而对于孩童的我们而言,菜花的意趣可不在此,我们更在乎的是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游戏。

我们不追蝴蝶,最爱的游戏是在油菜花间捉蜜蜂。一簇簇的菜花之中,成群结队的蜜蜂忙碌其间。我们拿了一个带盖的玻璃药瓶子,悄悄靠近那专心致志的蜜蜂罩上去,再盖上盖子,那忙碌的家伙便囚禁其中了。再摘几朵菜花塞进瓶子,这春色就被收藏其中了。也有馋嘴的吃蜜蜂,蜜

蜂的尾部是甜丝丝的蜜,这可真是“尝鲜”了。待到我们把那瓶子里的春天忘记了,油菜的花事也日渐稀疏,天气也渐渐热起来,是范成大所说的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,唯有蜻蜓蛱蝶飞”的季节了。

油菜花长成饱满的菜籽,麦子黄时它们也都熟了。割下来的菜籽堆在门口,被初夏的阳光晒到干脆,只消轻轻地一拍,那籽粒便纷纷剥落开来,抓在手上很是舒服。父亲拖着菜籽赶着日期去榨油。村庄里榨油的作坊并不每天都开张,要很早便去排队等候。满是油香的作坊里,清香的菜油从机器里流淌出来。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日子之后,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又有油了。

从土地上诗意的花海,变成碗里喷香的油,油菜完成了庄稼的使命。它比其他庄稼多一点贡献,就是曾把那色彩单调的村庄变得意趣盎然,让人难以忘记“日暮平原风过处,菜花香杂豆花香”的村庄。



沈江江 绘

## 姐执我手

刻骨铭心

■房崇新

身子都在雨中,湿漉漉的。

父母晚上回来常常是迟的,我多已上床入梦,只有姐姐总是安静地坐在门槛上,她默默地在守候父母负伤归来。而只有在这时候,她才有空用梳子打理自己两根短短的辫子。夏天的晚上,月光洒落下来,满院的安静和清明,院落中间的桌子上,是姐姐热了几次的粗茶淡饭。

其实,姐姐也是孩子,与我们一样也拥有掉泪和撒娇的权利。记得最早的一次掉泪是她过生日,因为一碗米葱炖蛋。那时物资贫乏,通常家里鸡蛋无人敢吃,油盐酱醋全靠卖蛋的钱换来。母亲只是在我们过生日时,才做一碗米葱炖蛋。那天是姐姐的生日,中午饭最惹眼的当然是桌子正中的那碗黄灿灿的蛋了,上面撒的是一层细细的小米葱,香味随着热气弥漫开来,满鼻子满眼都是,尝上一口带气孔的葱花蛋,定是一鲜二嫩。一般情况下,那碗令人渴望的米葱炖蛋不是随意可以动的,由忙了半天的母亲

一勺一勺地平分给我们每个人,最后剩下的蛋,一般都是由过生日的人来享受,将自己的饭全部倒进炖蛋的碗里。那天,姐姐从母亲手中接过碗说,弟弟今天发热,给他吃,便递给了我。我迫不及待地就着饭狼吞虎咽吃了个碗底朝天,抬起头时,看见姐姐眼睛一直睁得大大地看着我手中的碗,她的眼角显然噙着两滴泪珠。那一年姐十岁,我七岁。

在姐姐执手相牵下,我和哥哥长成了大小伙子。后来姐三人都有了城里工作,与父母相隔数百里。在这个小城,她穿梭在我和哥哥之间,下了班不是忙来给我做饭,就是赶去帮哥洗衣。就在姐姐漫长而无言的呵护中,我和哥哥相继独立成家。但姐尚未婚嫁,常跟着我住。于是感觉长大了的我,静下来时内心比以往多了些触动和成熟,开始执姐之手,四处相亲。正当水到渠成,计划结婚前夕,厄运来临。

应该是12年前的清明前,姐姐突感肚痛不止,诊断为肠癌晚期。一

家人惊恐不安,束手无策。我带着姐姐四处求医问药,从县城到沪上,从西医转中医,但均无好转,一月不如一月。就在心急如焚而又心有不甘之时,姐姐跟我说,弟弟啊,命该如此,不要看了,看不好。我只想请你帮姐姐做一件事,抽个时间送姐回老家,住到我们从小生活的房子,跟爸妈在一起,平静地过一天是一天。我听后无语无声,泪止不住滴在她青筋暴胀的手面上,伸过手,执姐之手,默默点了一下头,次日就送姐去老家安顿下来。后来,个周五我下班都带上药赶到老家陪姐姐。每次进门,姐姐都比平时兴奋,话多了许多。我常靠着她不是说吃药的事,就是说安慰鼓励我的话。说多了我发现她心里已不在乎这些。再后来,我发现每次带回的药她都没有吃,都整整齐齐藏到了柜子里。此时,我才读懂她眼睛里的安详,已从起初热切的求生欲望回到了平静的求安愿望!

12年前的秋天,姐姐离开了这个世界,如果在世,今年是48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倍加思念远去天堂的姐姐。记忆中的姐姐,心慈而温婉,手勤而言寡,柔弱而不屈,成为我常常回望的一段又一段碎片。当清明站在村后那座没有烟火坟前,我真想每天亲手做碗米葱炖蛋供奉给姐姐……